

谢倩霓纯美小青春系列

呵护女孩成长的贴心密语

并非青梅竹马

谢倩霓 著

当你可以用一种
可笑而又感动的心情
谈起悲伤的往事
那你一定是长大了

少年儿童出版社

谢倩霓 纯美小青春系列

并非青梅竹马

谢倩霓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并非青梅竹马/谢倩霓著.—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1
(谢倩霓纯美小青春系列)
ISBN 978-7-5324-9572-6

I.①并... II.①谢... III.①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9304号



谢倩霓纯美小青春系列

并非青梅竹马

谢倩霓 著

陆 晨 绘图

赵晓音 装帧

责任编辑 韦敏丽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王 曙 技术编辑 许 辉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o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6.75 字数 118 千字

201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4-9572-6/I·3796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并非青梅竹马 /1

野百合也有春天/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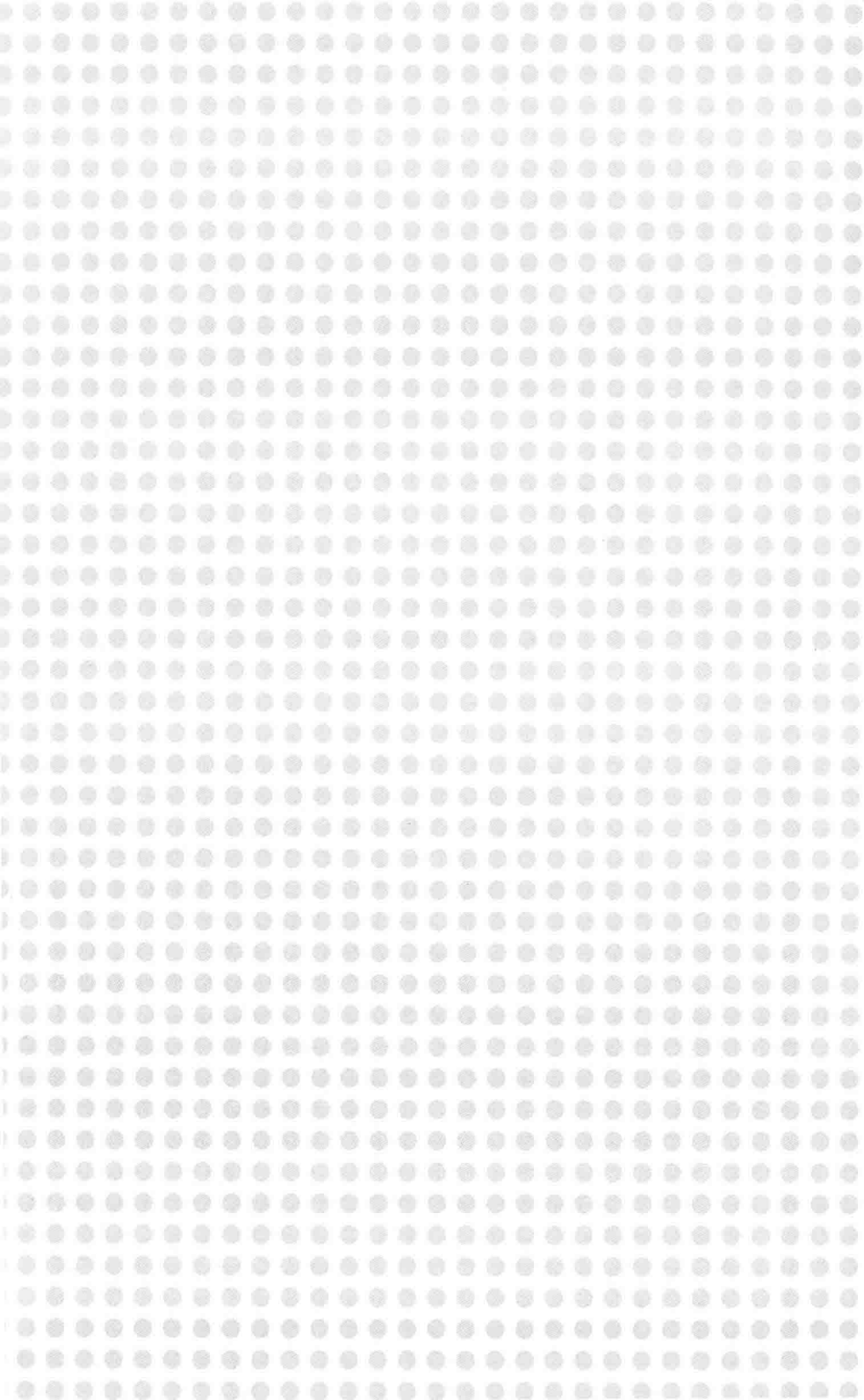
慢慢地知道/65

走过心情/87

此情可待/115



并非青梅竹马



星期六的傍晚，家家都升起了炊烟，油香、爆辣椒的香味，甚至还有煎鸡蛋的香味，一阵一阵随着初秋的晚风飘来。夏雨坐在门前长走道里的小木椅上，膝盖上摊着一本翻开的厚厚的书，双手支着下巴，正痴痴地望向远方。

九月的天气真是舒服透了，穿裙子也可以，穿衬衫长裤也可以，总是有风在你需要的时候随时吹来，不凉也不热。

夏雨着一件白底子上缀满了黄色小花的绵绸连衣裙。这是妈妈为她上初三而特意做的，是第一件属于她自己的连衣裙，妈妈赶了三个晚上才做好呢。夏雨非常喜欢这么些小小的有着许多花瓣的小黄花，它们挤挤挨挨、热热闹闹地开遍了她全身，有时会带给她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像现在这样，一个人坐在周末的黄昏里，膝盖上摊着书，看累了，眼光便漫无目的地投向远方。时不时有风将裙裾吹得一荡一荡的，小黄花便像长了小脚一样围着她的足腕跳跃成了一片。这时，夏雨心里慢慢地涌上来一股似感伤





又似快慰的情绪。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是一味地沉醉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中，一动不动地坐着。

“小雨，摆碗筷吃饭。”妈妈在厨房里的叫声唤醒了夏雨，她快地答应一声，拿着书站起身来。

这时，对面教学楼的那一边传来了一阵杂沓的脚步声，还有男孩子的嚷嚷声。夏雨迟疑地站住了。不一会儿，教学楼拐角处涌出了一群男孩，夏雨一眼就看清了邓晓，他手里拿着一个辨不出颜色的肮脏的排球，平日白皙的脸蛋此刻红通通的，他旁边走着朱文和王勇剑，全是夏雨一个班上的，与夏雨一样刚刚升入初三才一个星期。夏雨知道他们每一个人，连同他们的父母及家庭情况。因为他们的

父母都在一所学校工作，夏雨身后的一排平房正是他们的家，她坐着的长走道，是大家公用的走道，他们来来往往的不知每天要经过多少回呢。但夏雨已经很久很久没跟他们说过话了。不知为什么，一升入中学，每一个男生和女生都坚决彻底地划清了界线，从来不说话，见面也不打招呼。夏雨已经整整两年没跟王勇剑他们说过话啦，至于邓晓则更早，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了吧。

夏雨父母工作的这所学校建在一座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高高的山上，只有高中部。夏雨他们一直是在离家八里远的一座小镇上念初中的，平日住校，星期六下午才回家。

朱文、王勇剑老远看到夏雨，哈哈笑着在邓晓的肩头猛击两掌，然后跳着蹦进了家门。夏雨继续站在那里，假装没看见。邓晓的家在长走道的另一头，必须经过夏雨的身边。周围空无一人，夏雨又一次将目光投向邓晓，就像上初中不久那个亮丽的黄昏他们无声地约定的那样。在邓晓的回视下，夏雨的脸习惯性地涨红了。她垂下眼睑，感受着邓晓的一步步走近。在擦肩而过的一刹那，夏雨突然第一次在心里狂热地盼望着能听到邓晓与她说话的声音，哪怕仅仅是一个字，只要一个字！可是，没有。邓晓像所有完成约定后的往昔一样，一声不出、略显僵硬地走了过去。夏雨就这么背着身站着，听他的脚步声渐渐地走远，消失在走道的那一头。

谢倩霓
纯美
青春系列
并非青梅竹马



小时候的邓晓个子很矮，专会恶作剧。有一次，他将一个点燃了、滋滋冒着青烟的炮竹塞进夏雨的棉衣领口里，虽然没爆炸，却把她吓得大哭了起来。邓晓的爸爸，这所学校高中部的物理老师，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阵，然后笑着对夏雨的爸爸、语文老师夏老师说：“唉，真是一对小冤家！”这话被在一旁玩泥巴的王勇剑听到了，他一跃而起，逢人便说：“知道吗？夏雨和邓晓是小冤家，小冤家就是小两口知道吗？”那时候是小学三年级，三年级的小孩已经懂得小两口的大致含义了。夏雨又羞又气，此后看到王勇剑就瞪眼，看到邓晓则迅速地躲开。邓晓也急了，咬着牙跟王勇剑打了一架。可瞪眼和打架都无济于事。直到小学毕业，关于小两口的传闻一直在夏雨和邓晓的周围喧闹不休，甚至连家长们都知道了。可大人有大人的肚量，他们才不当回事呢，只是一笑罢了。夏雨可不行，她总觉得心里被搁进了一些什么，这一点东西平常感觉不到，可只要一看到邓晓，心就有一种突然被拉紧的感觉，不知是在期待着什么，还是在恐惧着什么。

离家上了初中，开始了自己颇具独立性的寄宿生的生活，夏雨、王勇剑、邓晓他们突然有一种长大了的感觉。他们都非常自觉地、不约而同地将小学的一切留在了家里。在新的学校、新的环境中，他们从不公开回忆往昔，也不

结小圈子，只有在周末回了家，小学的一切，特别是关于“小冤家”的传闻，才在它诞生的家园被一遍又一遍地翻出来像炒芝麻一样地炒呀炒。

升入初中的邓晓，像吃了增长灵似的突然蹿高了一个头，脸白白净净的，眼睛细细长长的，很文秀的样子，心里的鬼点子却并没减少。他好像不大爱坐下来看书，成绩总是在中游晃呀晃的，不上也不下。关于邓晓，夏雨知道的就只有这些，她没法知道得更详细，因为像班上所有的女孩一样，一到初中，夏雨就断绝了与男生的一切言语交流，其实她远在这之前就断绝了与邓晓的语言交往。邓晓在男生堆里并不是一个很出众的人，夏雨认为，但自己心中的那点感觉却非常奇怪地随着初中生活的一步步深入而越发鲜亮起来。这可能和每周末经常性的翻炒有关，更与那个美丽的黄昏有关。

是什么时候的事呢？确切的日子夏雨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是刚升入初中的那个少见的亮丽的黄昏。是当时就亮丽呢，还是事后的回忆使本来平常的黄昏亮丽起来了呢？夏雨也已闹不清了。清晰地留在她记忆深处的只是在那么一个秋天的亮丽的黄昏，自己拿着一本英语书，走在校园里仅有的那条林荫小道上。夕阳光透过微显黄意的枝叶一丝一丝倾泻下来，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地环绕着她，平常人来人往的小道在那一刻却非常奇怪地空无一人。

并非青梅竹马
谢倩纯
美少女青春系列



007

这时，在小道的拐角处，像做梦似的，突然现出了邓晓细细长长的身影，也是披着一身的夕阳光。

夏雨习惯性地想躲避，可刚成为中学生的自尊，以及一刹那间奇怪地变得耀眼起来的夕阳光，还有小道上那不寻常的寂静，都成为一下子涌在夏雨脑海中的种种说不出的理由，指使她横下一条心往前走。她感觉到有两道比夕阳光更强烈、更耀眼的光落在自己的脸上，她的脸越来越热，越来越热。

终于，她猛地抬起双眼，忍住强烈的心跳勇敢地凝视邓晓的目光。仅仅只是一刹那，他们已擦肩而过。没有一句话，夏雨心中那根绷得紧紧的弦却一下子松弛了下来，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受到安慰或得到某种承诺似的轻松的心境。

在这么一个充满夕阳光的亮丽的黄昏订下的目光之约在他们之间一直持续了两年。只要周遭没有熟识的人，他们便永不失约地进行这种稍纵即逝的目光的交流，然后安心地走开。他们从不说话，真的，从不。

在家度过周末的日子总是一晃而过。星期天下午，刚刚成为初中毕业班学生的夏雨该返校了。她快速地量好够自己一个星期吃的米，带上妈妈炒的一大瓶菜，迈着轻快的步子踏进了初秋温和的阳光之中。穿过到处晃动着高大的高中部男生和漂亮的高中部女生的人影的大操场，夏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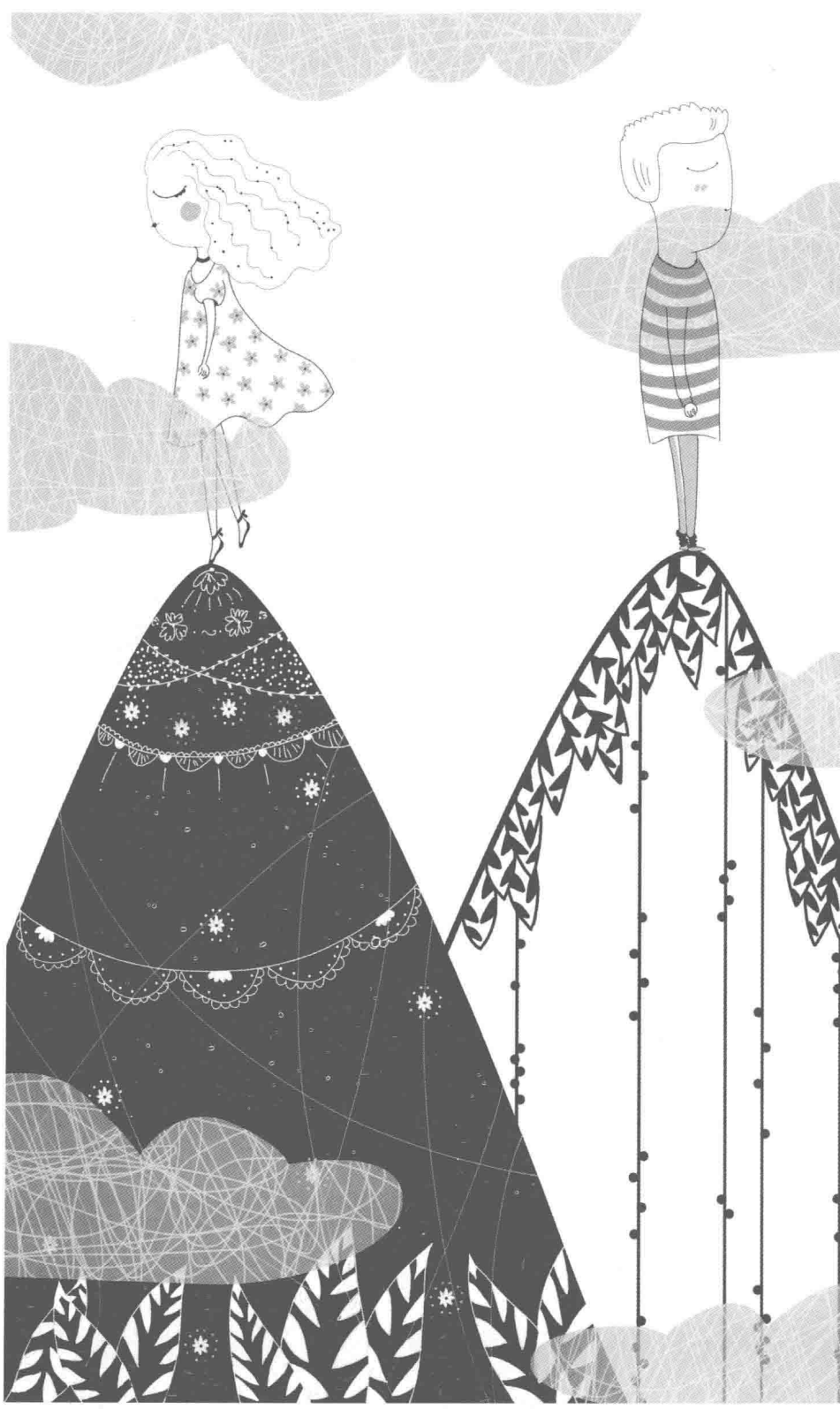
拐上了门前一条直通自己学校的大马路。她偶一抬头，突然发现邓晓背着肯定也装着米和菜的书包正在前面不远处一晃一晃地走着，即将西斜的日头将他的身影拉得长长的，投在他的身后。夏雨站住了，朱文和王勇剑呢，为什么不见他们？以前上学有时也碰上他们，但都是他们中的两个或者三个在一起。夏雨照例不跟他们说话，只是跟在打打闹闹的他们后面很安心地走自己的路。有时朱文或王勇剑会在老远的地方冲着她的方向莫名其妙地大笑几声，邓晓则一声不出。肯定在说我与邓晓的事，夏雨想。

夏雨正左右顾盼着寻找王勇剑他们的人影，人没寻着，邓晓却冷不丁回头望了一眼，夏雨吓了一跳。在这么一个远离校园的地方，家园及与其有关的故事以无比鲜明的姿态浮现在夏雨的脑海，目光的交流似乎一下子变得如此软弱无力，因为交流过后他们无法像往昔一样安静地走开，他们眼前现在有一条漫长的回校路，他们的方向一致。

就在昨天，夏雨还狂热地盼望邓晓能跟自己说话呢，哪怕仅仅是一个字。可现在，一阵不知所措的恐慌在心头涌起，想象中两人将在一起走的返校路是多么多么漫长啊，她只会用眼神与邓晓作面对面的、短暂的、无语的交流，她无法想象自己与邓晓将怎样打破无声的世界，而共同走完这么一条长得可怕的返校路。

感觉快走到邓晓刚才站立的地方了，夏雨怀着一种绝





望的心情抬起头来。眼前却哪里有邓晓的身影。原来他早已拐上了左边的一条田埂小路，与夏雨走的大马路隔着一大片田地。他正边走边往大马路上瞧，直到确信夏雨看到了他，才放心地掉头往前走。

夏雨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同时心里又好像有一点点不高兴的感觉。

天边的夕阳正淡下去，淡下去，四周的长满了即将成熟的秋季稻谷的田野一片寂静，粗粒沙子铺就的马路笔直地伸向不知名的远方。路上没有人，也没有车辆。一刹那间，似乎天底下只剩下了夏雨自己，以及不远处走着的高高瘦瘦的邓晓。他们就这样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地走着，直到进入他们学校所在的那座小镇。而此时的小镇呢，已零零落落地亮起一点点昏黄的灯光了。

进入初三，男孩子们似乎都意识到了这是初中生活的最后一年，再不跟女生说话可就没机会啦！所以，几个星期过去，先是坐在后面的个子较高、年龄较大的男女生之间开始找各种各样的小借口说话，后来便渐渐蔓延到中排和前排。到快放寒假的时候，夏雨也已经习惯跟近旁的几个男生开口说话了。邓晓坐第五排，与夏雨不是一个组，他们之间几乎找不到比如递本子啦、借笔啦、对答案啦等各种常用的借口进行接触。随着初三生活的一步步滑走，夏雨心里越来越着急，她吃惊地发现自己已把能跟邓晓开



口说第一句话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她心中那似乎成了一项神圣的仪式。对这项仪式而言，一般的话题（比如递本子等等）和一般的场合（比如挤满了人、充满了嘈杂的声音的教室课间等等）已远远不适用。也许应像她上星期在家里看过的一部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他们应在一间有着宽大的茶色落地玻璃窗的咖啡厅里，在朦朦胧胧影影绰绰的灯光下开始他们的第一句话，可夏雨他们这儿还没有过一家咖啡厅呢，就连“茶色落地玻璃窗”也拿不大准是什么样儿的。或者，就像进入初三的第一个星期天的那个下午那样也可以，在暮色渐浓的返校途中只有他和她，田野和道路都一片寂静。但在夏雨此后的重复了一次又一次的返校路途上，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同样的一幅画面。

夏雨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己与邓晓会是在那样的一种情形之下开始他们中断了几年之久的第一句话。

期末考试前夕，天越发地冷起来了，北风将教室外面的树枝吹得一天到晚劈里啪啦乱响一气，弄得夏雨他们在树下面走过时总是提心吊胆的。那是些早自习时需要亮着电灯的日子，这些亮着电灯的早自习通常被语文老师 and 英语老师所瓜分。

这天，早自习铃声一响，作为学习委员和语文课代表的夏雨便拿着书冲到了讲台上，她要给同学们报生字默写，这是头天语文老师布置的任务。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大家都习惯性地把手合上放在自己桌子的右上角。夏雨报一个字，停顿一下，等大家都写好了，再接着报下一个。当报到一首诗的作者柯岩名字的“柯”时，夏雨听到几个男生在嘀咕：“什么 ke 呀？”这其中邓晓的声音。夏雨禁不住抬起头来，见邓晓在周围几个男生的使劲怂恿下正高高地举着右手，眼睛闪亮地注视着自己。夏雨一下子慌乱起来，想要不理，又觉得不对劲，这么多人都看着呢，搞得邓晓怪没面子的。还没想好怎么办，夏雨听见自己脱口而出：“干什么，你！”声音听上去凶巴巴的，夏雨自己都吓了一跳。

“ke 字不会写！”周围同学的眼光使邓晓也横了心，同样凶巴巴地回答。

夏雨更慌了，毫无思考余地地突然改用一种听上去非常陌生而遥远的温柔语调说：“‘柯’字不会写吗？就是‘木’字旁边加一个‘可以’的‘可’字呀，知道了吗？”刚一说完，她立刻呆住了。这是小测验呀，算成绩的！自己干的是啥呀？！同学们讥笑的、不满的目光四面八方朝她射来，夏雨低下头去，眼圈红了。邓晓，邓晓，你为什么为难我呢？你为什么耍英雄？

这学期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日子，夏雨的心情时不时地沮丧着。她怎么也不明白自己与邓晓的开口说话怎么会以这么一种近乎冲突的方式进行，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

